

关于马的那些事儿

编者按 乙巳辞旧,丙午迎新。正值马年新春,本期与读者共同解锁马匹与人类文明的深层羁绊,以及其背后的生物科学“冷知识”。



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局部。
(图片来源:辽宁省博物馆官网)

马蹄踏过之地,文明诞生之处

□ 戴维·查费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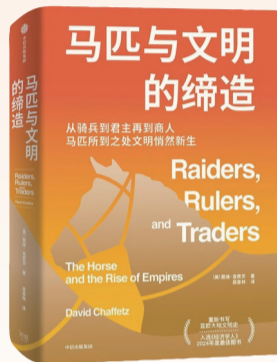
洛阳的白马寺齐云塔,见证了佛教经典如何历经千山万水传入中国,《西游记》中“白龙马”却反向而行,驮着著名的唐朝高僧玄奘前往佛陀的故乡。在新建的紫禁城,明朝永乐皇帝迎接了第一批访客向他献上的礼物——来自帖木儿帝国的骏马。1793年,当英国贸易使团首次停靠渤海港口时,清朝乾隆皇帝正在河北承德接收来自哈萨克汗国的优良马匹。即使是今天,土库曼斯坦仍将“阿哈尔捷金马”作为外交礼物赠送给中国。

所有这些例子,都诠释了马在中国与其西部邻国交流史中的重要作用。

类似20世纪的石油和21世纪的人工智能,中国古代历史上,马匹一直是重要的战略资源。有了战马,军队就可以去到遥远的地方,建立庞大的帝国;有了驿马,帝国境内偏僻的城镇与首都就能联系起来,便于中央政府收集信息、传送政令;有了优良的马匹,人们就可以提升速度,奔驰着欣赏优美的风景。正如汉武帝论及优良马匹时所写:“竦予身,逝昆仑。”(《汉书·礼乐志》)

然而几个世纪以来,由于自身马匹畜养能力不足,中国历朝历代政治家、将军和马匹爱好者常感挫败。这主要囿于两个方面的原因:一是中原人口的增长使越来越多的土地得到开发,但这些土地优先用于农耕,优质牧场极为稀缺;二是中原地区草场多缺乏一种重要的微量元素——硒(Se),而西部草原地区硒含量丰富。没有硒的摄入,马匹的代谢会受到影响,无法长出十分强健的肌骨,因此也跑不快。

为获取草原的马匹,自秦朝起,中原朝廷就十分重视与草原地区的关系处理。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。有



《马匹与文明的缔造》,
[美]戴维·查费茨著,扈喜林译,中信出版集团出版。

的时候,中原与草原的养马部落平等交易,以获取军马、驿马及其他民用马匹。丝绸之路上,马匹成了最常见的商品,边境哨所附近也随之出现了很多马匹市场。也有的时候,特别是在唐朝和清朝,中原政权统治了广阔的草原地区,能够直接控制马匹的繁育。

当然,历史上两者也曾有过旷日持久的攻防战。草原的季节性降水对马匹畜养影响甚大,降水多则牧草长势好,马匹供过于求致使其价格大跌,进兵中原、掠夺财物对养马部落来说更为划算。降水少则马匹供不应求,中原人不得不高价购买,两者可以达成交易。此外,游牧民族男女老少普遍精通骑射。全民皆兵、行踪不定的族群,对中原政权是不折不扣的威胁。

持续几个世纪的贸易与掠夺,使马匹成为中原政权与西部地区关系的核心。双方围绕马匹形成了一种共同文化——长城两侧的人都热衷于马球和赛马等活动。

马匹顺着商路来到中国,承载着中国文化的瓷器、茶叶也在马背上传播到中亚、南亚,甚至更遥远的地区。

(作者系英国皇家亚洲事务学会会员、中东与中亚历史研究学者。本文摘编自《马匹与文明的缔造》,内容有删改,题目为编者加。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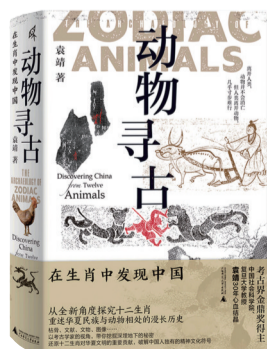
马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,是天生的坐骑,中外动物考古学家对考古遗址出土的马骨进行了研究,发现被人当作坐骑的马,其脊椎骨上往往会留下骨质增生、发育不对称、脊椎融合、水平裂缝等多种病变迹象。这个地方正好与人骑乘的位置重合,即人的重量长期施加在这个部位,导致多块腰椎骨头出现病变。

另外,马镫和马鞍等马具发明、发展完善之后,马才开始被广泛用于骑乘。马镫是垂挂在马鞍两边的脚踏,其主要作用有两个:一是帮助骑者上马;二是支撑骑者的双脚,使之可以更好地驾驭马匹并解放骑者的双手。

马镫最开始的时候只有单边,后来才发展出双镫。单马镫在西晋时期便已有使用,而在双马镫发明之前,骑者在马上行动既不安全,也不甚方便。而双马镫可以让骑者的双手解放出来,从容地弯弓射箭或者使用各种兵器,将兵器的力量、战马的力量和人的力量合为一体,大大提升战斗力,骑兵部队也因此成为战场上独立的军事力量。

马鞍出现得较早,带鞍桥的马鞍出现于西汉末年。东晋时期开始出现专供达官贵人骑马用的更舒适的高桥鞍,北魏时期鞍桥的形制变化——前鞍桥高而直立,后鞍桥矮而向后倾斜。随着马鞍和马镫的普及,马也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交通工具,妇女也可以骑乘。唐代的《虢(guó)国夫人游春图》就展示了一名矜贵的皇家妇人在随从的簇拥下,骑着配备了豪华服饰和鞍具的精良骏马悠然游春的景象。

(作者系中国动物考古学家、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。本文摘编自《动物寻古:在生肖中发现中国》,内容有删改,题目为编者加。)



《动物寻古:在生肖中发现中国》,袁靖著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它们并非天生的坐骑

□ 袁靖